

蔷薇花开

○ 郑安国

绚烂。我固执地喜欢这样一个视觉效果极佳的词语。想象着它的源头,来自盛开的缤纷的花儿,还是夜空起伏绽放的焰火,甚至激情燃烧的爱情?无法追溯它最初的来源,总之应该与色彩有关,与内心审视物事的情感有关。

每天清晨上班的路上,总是会路过那一处蔷薇欣然绽开的地方,温柔的阳光洒在层层花瓣上,像是沾染了一层透明的金色,泛着纯美的光泽。美过画家调色盘里最精心调制的颜色。密密丛生的细长枝桠,高高地环绕在路边谁家的栅栏。那一簇簇或红或黄或橙或粉或白的花朵,像是多情的天使撒在那一丛绿中的珍珠。

记得小时候,邻居家屋后有一大片园子,里面种满了各种果树。且不说满园各色果子熟了是多么的诱人,单说园子的景色吧,四周是竹篱笆围着,蔷薇满篱。一到春天,篱笆上的蔷薇藤便蔓呀,蔓呀。才几天功夫,沉寂枯瘦的篱笆就丰润生动了。不经意间,篱笆上的蔷薇也悄然打起了花骨朵,如珍珠般缀在繁密的枝叶间。有的花骨朵已迫不及待,半掩半开,如美人遮面,欲语还休。

初夏时节,蔷薇花繁叶茂,满枝灿烂,芳香清幽。微雨过后,层叠的花瓣红妍妍、湿润润,如娇羞水灵的女子,眼波流转,浅笑盈盈,

脉脉含情。大朵大朵的蔷薇缀满篱笆,姹紫嫣红,就似母亲嫁给女儿的那一床锦缎被子,花团锦簇的美丽着。于是,心里还有些许意想,要是裁下一段缝制一袭华美的衣裳,穿在伊人身上,不知要比《花样年华》里苏丽珍的旗袍婉约优雅上多少倍,不知是多么的动人心弦!

入夏的夜,微风轻拂,蔷薇花浅淡的香气袭来,是那么的醉人。有时带回家的蔷薇花,插几枝在花瓶里,一屋子浅浅的香;有时也会把蔷薇花一瓣一瓣夹在书里,偶然翻开一本书,悠悠的芬芳扑面而来。此时的花瓣已变得薄薄的,透明了,纹理清晰,安安静静地躺在书页里,含羞不语,动人着,惆怅着。

西格夫里·萨松如是说:“我心中有猛虎在细嗅蔷薇。”我原本不知道,看到这句话心里悸动了一下,然后就念念不忘,甚至它与我缘分已定。

是啊,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穴居着一只猛虎,只是在虎穴之外仍有蔷薇丛生。多静然的蔷薇啊,无论是怎样的人,遇见了都会心生怜爱,小心翼翼,温柔地靠近细嗅,生怕惊落了花蕊上的晨露。这一刚一柔如此交融,即刚如冷石,内心仍会存柔弱莲花。

回首漂泊他乡的时光,一路苍茫薄凉。惟心深处,一枝蔷薇独自优雅盛放,芬芳依然。

我痴迷于蔷薇盛开时的景象,当蔷薇推开初夏的门,红艳艳的花朵在翡翠般油绿发亮的碧叶间亭亭摇曳。皎洁似的花瓣儿中心探出纤细嫩黄的蕊丝儿,底部是几片舒展的浅绿色的花托。整朵花的造型宛如玲珑精致的酒杯。那鲜红的色彩是那么热烈,热烈得几乎可以燃烧起来。

这些蔷薇热烈地开放着。此时,我站在花树下,凝视着鲜艳的蔷薇花。花无语,静静

开。但是,我的心触到了什么?我好像进入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无所思,亦无所不思。时光滞留不前。我的心中充满了一种恍惚的莫名的甜蜜和忧伤。

几年前,我读了巴乌斯托夫斯基的《金蔷薇》,为其中的故事而感动。参军的沙梅,因患病而退伍回国。临行时,团长委托他带回女儿苏珊娜,把她交给巴黎的姑母。途中,沙梅给她讲了一个金蔷薇的故事。村里有一个很穷的老太太有一朵金蔷薇,这朵金蔷薇是她年轻时的恋人为祝福她而送给她的。幼小的苏珊娜问沙梅:“你说,将来我能得到一朵金蔷薇吗?”回到巴黎,他们分手了。多年后,当了清洁工的沙梅,邂逅了因失恋无家可归的苏珊娜。他把她带回小屋,细心地照料她,并且为她修复了破裂的爱情。苏珊娜随着她的恋人走了,沙梅却认为那个青年演员不会给苏珊娜幸福。他决心为她打造一朵幸福的金蔷薇。他每天把从首饰作坊里收集的灰尘带回家,从中筛选出金属,打出一朵带着枝干的金蔷薇。当他想把这朵金蔷薇送给苏珊娜时,苏珊娜却走了,没有人知道她的地址。沙梅在寂寞中死去。

年年岁岁,蔷薇开在初夏,蔷薇为谁而开?茫茫尘世,谁能为谁披沙沥金,打造一朵幸福的金蔷薇?

与古树为邻

○ 孔帆升

我的家乡地处鄂南丘陵山区,古树很多,银杏、枫香、黄檀、马尾松、槐树都有。300—1000年以上,几十株集中在一起的古树群有好几处。其中有千年银杏、香榧,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、香果。有树干周长近50公分的黄檀,树干周长在600—800公分高大挺拔的马尾松,树干周长在1000公分的五角枫。

在林上村,枯竹叶铺展的林地里,健硕的榧树雌雄同株,在一丛尺余围的楠竹护卫下,巨人般挺立,铁塔一样稳沉。傲然昂首,人立即矮下去,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张望,还是看不清高高的树冠,不知那茂林一样的树冠是怎样与天空对接的,经过了多重的托举才织绿如布,承揽天光与雨露。大树强劲、强势,神一样岿然,地上的草只好退避三舍,在冠幅之外寻找自己的营生。

小村庄屋后斜坡上一棵榧树有1500岁了。旁边还有棵1300岁的,算是树国的“内务大臣”吧。榧树巨大的树干顶天立地,粗大的树枝如巨臂伸向四面八方,足足有十多米远,横插在树林间。抬头只见无数虬枝交叉,艰难地撕开了枝丫交错的光隙。在房前屋后,各种大树突兀地独处,或三两棵相伴相望,都十分沉着。

鸟展着翅飞来,盘旋于树冠之上,然后轻轻落下。有的呼朋引类,也有抒情地放歌的,动听的啼鸣传得很远很远。鸟们飞翔,捕食,嬉戏,或抒发感情,全由着性子来。鸟们飞得再远,都有个安稳的家,以便存放日常的疲累,欢乐,和静下来的惬意。就像那些早已外出的山里的后代们,总会在某个时刻,开着小车带着家人回到老家,过几天清静的日子。

深山里的日子波澜不惊,一切都缓慢下来,是人肉身与精神深度与大自然的融合。每天,树叫醒土地,鸟叫醒树,鸡叫醒山村,小溪叫醒山沟沟。自然而然,行云流水,云淡风轻。人、树与鸟这种动静结合,真是世间绝配!树是鸟的依靠、鸟的家园与乐园。鸟给树带来生动,带来活泼,带来天籁之音,从而赋予树的精神需求。

一棵树长到百岁以上,就有仙风道骨,会衍生好多故事。它的身世有些扑朔迷离,令人捉摸不透,它的强大气场令人无限景仰。那顶天立地的姿势,如雕塑般矗立眼前,在暗自发散它的生命基因,要提升人的精神力量。山村里老人多,就像古树一样安静。碰上有年岁的人,不仅热情地引你看树,介绍树的特征,还会附带着讲讲树的故事。

昔日村人敬畏古树,以为有神附体,动弹不得。有人还在树下建个吴主庙,纪念三国时的孙权。有的是立个土地庙,供着土地神。于我这等俗人,傻傻地想,有些树你奈何不了,用不上它,只能仰望它,抚摸一下,或上去拥抱一下。

以后,山里人越发变得爱护山林树木了,对那些古树更是视若珍宝。不断地请外面有头脸的人来观赏古树,请专家考究古树,给树造档案,亮明身份,落上户口,砌起漂亮的护墙,免遭人畜近前折腾。古树就更令人高看了,让更多的人只能远望而不可近。它活了几百年,我这等过客,哪配在大树下指手画脚,搂搂抱抱,合影留念?且如一只飞临的小鸟,或树下一棵野草野花,暂且做它的芳邻,得它传递的树魂。



夏日的期待

○ 汪忠娜

五月,初夏。天上飘着些微云,地上吹着些微风,微风吹动着我的头发,温柔而多情。

漫步在幽曲小径,穿过那十里桃林,看看蓝天白云、绿水悠悠、层峦叠翠、草木葱茏,这良辰美景多醉人,可我的心上人啊,你在哪里?

撑开手中的油纸伞,左右而顾盼,想着有你在身边,我们该有多甜蜜。终于到达山的脚下,来到一片竹林旁,我缓缓地停下了脚步。

这就是传说中的“爱情树”吗?

它们并排生长,相互环抱,缠绕着,亲密地依偎,相伴相守,不离不弃,像极了爱情中的男女,在天愿做比翼鸟,在地愿做连理枝。

我不由伫立树下,久久凝望着这对爱情树,心中荡起阵阵涟漪。

依然是在美丽的夏日,最初的邂逅,心灵的悸动,我们渐渐生长甜蜜的爱情。

那个夏天,茫茫人海,我们有缘乘坐同一辆客车,你说你在默默关注着临窗而坐的长发女孩,待到车停了,你才知原来我们同往一个

地方。从此你便闯入了我的世界。你是快乐的使者,你欢乐的笑脸如阳光般的温暖,大大的眼睛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你热情似火,渐渐融化孤独寂寞的我。你挽起衣袖,制作的菜肴是那么可口飘香。

我们漫步山水亭台,林间小路;我们踏雪寻梅,奔跑嬉戏;花海竹林,我们甜蜜牵手,快乐相拥。倚靠着你的肩膀,感受着你的体温,倾听着你的心跳,被宠爱的感觉真好!你轻轻揽我入怀,把我的手捧在你的手心,你呼唤着我的名字,热切地向我表白,你说你当初对我的一见钟情,你要勇敢追逐自己的热爱,你还要给我幸福美好的未来。我说,其实,我的心里已慢慢注视并盛满着你,我喜欢那种让爱意渐渐沁入心脏的感觉。

世间最美好的事情,是爱有回应。我们确认了彼此,我们描绘着未来,没有奢华的物质,我们只有彼此,简单纯洁的爱!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,两个人的欢乐融在

一起便是天堂。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“家”!我们只拥有努力前行的彼此,未来需要我们自己去创造。而我始终相信,积极阳光乐观自信、智慧的你,终将出人头地,闯出一番天地。我相信自己的眼光,更相信你的潜能,我总是默默地支持着你,爱上与你同励志、共逆袭的人生。

可是,春天你去了远方,徒留我身处在家乡。亲爱的,快快带上我挚热的爱恋,我多情的相思,让这暖暖的被窝,伴你入眠,在每个夜晚让我们梦中相见。

初夏的晨风丝丝清凉,轻轻地拨弄着我思念你的情弦,一天天的等待,一天天的期盼。

我的爱恋亦如这夏日的天气,慢慢地走向热烈。亲爱的,你是否已感应?

爱情树下我徘徊,任清风的手翻阅着我的期待。

每天醒来,看见你和阳光都在,这就是我想要的未来。

春天的道别

○ 李硕

后一格。常坐窗边的姑娘带来新的笔记本,夹在旧书页里的玉兰已经干枯,她开始记录紫藤抽穗的模样。阳光斜斜照进来,在她翻动的纸页上投下细碎的光影,那些关于春天的笔记,正在向夏天的章节过渡。

社区花园的园丁老李,这几日总在修剪月季:“该让它们好好长一长了。”他剪下的残花堆在竹筐里,粉白的花瓣层层叠叠,像是春天特意留下的书签。新冒的花苞裹着绒毛,藏在枝叶间,等待更热烈的阳光来唤醒。

暮色降临时,我走过城郊的麦田。嫩绿的麦浪里,零星开着几株晚樱,粉白的花瓣落在青黄交错的穗子上。远处传来拖拉机的轰鸣,农人开始为夏耕做准备。风掠过发梢,带着泥土翻新的气息,恍然明白,春天的离去从不是终点,而是另一种开始的伏笔。

晾衣绳上的水珠在晨光里簌簌坠落,我仰头看时,发现石榴花已开满整树,这才惊觉,原来春天总在人们低头忙碌时,悄然收拾行囊。

巷口卖早点的杨叔换了竹制蒸笼,氤氲热气里,荠菜馅包子的清香淡了,取而代之的是新麦面的醇厚。他擦拭着额头的汗说:“趁着天还没热透,再给老主顾们蒸几笼槐花糕。”案板上堆着的新鲜槐花,白得像未落尽的雪,却分明带着将逝的凉意。

春天里,水鸟们短暂停留又启程。前日晨跑时,发现芦苇丛里空了的鸟巢,干草被风吹散在岸边。几个孩子蹲在那里,用树枝戳着巢里残留的羽毛,叽叽喳喳争论着小鸟去了哪里。他们不知道,离别有时就像这散落的羽毛,轻盈得让人来不及握紧。

图书馆角落的老座钟,指针划过四月的最

夜市的灯火次第亮起,摊主们换下厚重的棉帘,支起竹制的遮阳棚。烤串的香气混着冰镇酸梅汤的酸甜,在暖风中飘散。几个年轻人围坐在一起,碰杯时冰块相撞的脆响,像是为春日写下的句点。

深夜散步,听见草丛里虫鸣渐起。不同于春日的细碎,夏夜的虫声来得更热烈、更绵长。仰望星空,银河在云层后若隐若现,月光洒在肩头,忽然想起白天看到的蒲公英种子,正乘着风去往未知的远方。

回到家,把拾来的最后一片樱花夹进日记本。它会慢慢褪色,却永远定格了某个清晨的温度。窗外,月光如水,漫过窗台,漫过沉睡的城市。我知道,当第一缕夏阳升起时,所有关于春天的记忆都将化作养分,在时光的土壤里,孕育出更蓬勃的生机。



母亲的紫藤树

○ 姜丽丽

那时,我还小
午后,阳光慵懒
风起时,白纱窗帘轻舞
像一片帆
缓缓驶向梦的港湾

院里花香正浓
父亲的唱片机里
流淌着旧时光的旋律

母亲栽种的紫藤树
入夏时,花开满园
那时,母亲裹一身紫裙
恍惚间,竟寻不见她

长大后,我亦偏爱紫色
如紫罗兰的色彩
是岁月赠予女人
最柔情的色彩

初夏的紫藤花,如瀑布般倾泻
在风中翻涌,幽香袭人
玫瑰星云,在天际绽放

母亲栽种的花园
播撒下幸福、期盼
静候在岁月深处
悄然绽放

凉风徐来

○ 曹会斌

陷在阳光的怀抱里
温暖成了累赘
盼着一缕凉风轻轻掠过
漫过发烫的额头
拂动凌乱的发梢与衣角

凉风却像顽皮孩童
任你千呼万唤
也不肯现身
即使偶然经过
也是稍作停留便匆匆离去

对清凉的渴望由来已久
可这飘忽的风啊
如同匆匆过客
恰似褪色的旧忆
只在心底泛起微澜

盼那缕凉风
就像盼着亲人团聚
等着恋人赴约
这份急切
填满了整个夏天

要是能握住一缕清风
哪怕片刻
也是难得的幸福

丢失的时光

○ 胡伟

跳过黝黑昏暗的长廊,
寻求走向极致的奇点,
才明白,
我们在寻求空间的轨迹中,
终于丢失了,
那戴在手上满是伤痕的手表上的摇
摇欲坠的时针。

我们总是想要在,
人生的开头,
去寻求另一番光景,
却在不知不觉中已迷失了自己,
直到白发苍苍,
似乎才明白了,
我们在孩童时期就听过的,
村里面的老人,
常常互相谈论的道理。

自此,
人生的尽头,
即可来到,
而所留下的,
只有村东头,
那两棵高高的落光叶子的枣树下,
那两穴矮矮的坟莹。

竹花吟

○ 沈雄飞

暗著英华到暮秋,
经年勃发碧山修。
风霜浸后身存节,
寒暑凌前叶护丘。
破土成林情亦苦,
升霄聚气意堪忧。
捻花归去从容笑,
一路清香野径留。